



*One Hundred
Classic Works of the
World Literature*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

十日谈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十日谈

[意] 卜迦丘 著
 閔 逸 译

下 卷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第六篇

詹尼夜入王宫和一个女子同宿，被人捕送国王，判处火刑，绑在火刑柱上等死；幸被海军大将认得，遂得免罪，和女子结婚。

荔薛儿讲完了女郎们爱听的故事，女王命葩比妮亚接讲下去；她立即抬起笑靥，开始讲述：

各位秀美的姐妹，爱的伟大，能使恋爱的人们，费尽心力，冒尽艰险，这在过去和今日所述的事实，都可以看出；但我觉得这种事实还是可喜的，现在少不得再来加上一套。

依斯基亚是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岛屿，岛上有一个女子名叫丽斯底杜达，生得美丽可爱，是名绅马琳·波加罗的女儿。这女子深爱一个少年，名叫詹尼，在依斯基亚附近一个叫做普罗西达的岛上居住，而他也很爱他。他不但白天从普罗西达到依斯基亚来看她，夜里也常常来的；假使他找不到小舟，他会从普罗西达游至依斯基亚，甚至仅仅看看她家的墙壁也感着满意。

当这恋爱正在进行得火一般热的时候，有一天女子单身跑到海边，带了一把小刀子，从这块礁石跑到那块礁石，捡拾蛎类。她来到一个被礁石围绕着的地方，很是幽荫，一面临着深水的潮头，有几个那不勒斯少年，把船靠在那里上

岸。他们看见这女子生得如此美丽，单身外出，又不知逃避，决计把她掳去，带到别处。不管她如何叫喊，他们抓着她，送到船上，张帆去了。他们来到加拉勃利亚，大家开始讨论，谁应占有她；结果是个个都要她。他们既不能有满意的解决，又恐因此伤了和气，遂决定把这女子送给西西里国王腓德利哥，这国王年纪尚轻，最喜欢这种事情。他们来到巴勒摩（西西里首邑）的时候，就照预定的计划实行了。

国王果为她的美色所迷；恰巧此时他正抱恙，遂下令在他的健康未恢复以前，先把她安置在花园里的洋房内等候着，那花园便是有名的古巴花园。这命令当然照办。

女子失踪的事使依斯基亚岛的民众起了很大的骚动，尤其使他们不安的，是不知道这是谁干的。詹尼是对此事最关切的一个，打听了那伙劫匪的去向，立即预备一只船，带了武装，沿着盗船逃走的方向一路跟踪前去，随外探访。在某一处岛屿，他探得他的情人已被几个西西少年载到巴勒摩去了。詹尼立刻赶到那里，详细查询，知道情人已被送进王宫，现在住在古巴花园里。他悲伤极了，觉得前途黯淡，不但不能救得她回去，恐怕要再见她一面，也是永无希望了。

但爱情的力量将他留在那里，他觉得无人识他，便将船只遣回，自己一个人住下去。他常常在古巴花园外徘徊着。有一天，恰巧看见她站在窗口，而她也看见他，二人都觉得有莫大的快感。詹尼看见那地方非常荒凉，便行近前去，和她谈话，并发现了此后要和谈话的方法。告别以后，他又仔细观察那花园的形势。他候至深夜，再回到那里，他从一棵大树上毫无难事的逾越高墙，置身园中，在园中打到一块颇长的木板，他拿来倚在情人的窗口，藉它攀登上去。

女子觉得自己业已失去了所谓荣誉，这荣誉在过去是尽力护卫着的，又觉得眼前找不到更可靠的人可以相求；所以

她决定要满足他的欲望，请他救她回去。因此她让窗门开着，使他易于入室。他攀到窗口，见窗扉未闭，立即跨了进去，在女子旁边躺下，此时她尚未入寐。女子把自己的志向告诉他，请他救她出去。詹尼说这是他惟一的希望，岂有不尽力之理，又说候他先预备一切，下次再会时，就可以相偕逃走。于是二人互相搂抱，实行恋爱上除此以外无以复加的那件乐事。当他们重复数次以后，不觉深入睡乡，彼此仍搂抱着。

国王自初次见她后，常常惦记着，这时他觉得好些，想要到她那里玩玩，虽然已经是天将破晓的时候。带了几个侍从，悄悄地走进古巴花园。行到软禁那女子的卧室，他叫守卫的侍女轻开房门，不要惊动她；随着一排光明的蜡烛，他踏入女子的卧房。在女子的床上，他看见女子和詹尼，裸着身体相抱而睡。这真太使他难堪了，他不禁大怒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几乎要拔出从人的佩剑，把二人一刀杀死。但神志恢复以后，觉得把两个在睡梦中的裸体男女谋杀，在庶民尚且是很大的恶行，国王更不宜如此；于是他忍耐下去，决定要在公众面前，把二人用火刑活活焚毙。他回头对一个侍从道。

“你想这犯罪的女子是什么东西，起初我还对她存着希望。”

他又问侍从，这厚颜无礼的男子是何人，竟敢闯进国王的花园，做这种丑事，使人不快；侍从答复，他未曾着见这个人。

盛怒的国王退到别室，下令把一双恋人赤身裸体的绑起来，待天明时，押到巴勒摩广场，将二人背向着背绑在火刑柱上示众，日中时候，再把他们焚毙，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。下令后，国王回到巴勒摩王宫正室，怒犹未遏。

国王去后，众侍从奔入女子卧室，毫无怜惜的把他们赤裸裸的绑起来。二人见形势如此，知道转眼有性命之忧，心中的惊恐和悲伤，任何人可以想象的。那些人依照国王的命令，把二人押到巴勒摩广场，反向缚在火刑柱上，在他们的眼前，预备柴薪火种，只等国王规定的时间一到，就要把他们活焚。

全巴勒摩的市民，无论男女，都成群结队去看这一对恋人。男人们挤在一边争看那裸体的女子，都称他十分美丽，是上帝的杰作；女子们跑到另一边去鉴赏那赤条条的男子，也都说是漂亮健全的男子。两个不幸的恋人羞愧极了，垂头呜咽，悲哀他们的厄运，一刻一刻的挨着，等待那惨死的火刑。

当他们在广场示众的时候，他们构成的罪名，全城传得沸沸扬扬，遂传入吕哲理·奥里亚的耳朵，他是一个很武勇的好男儿，这时做国王的海军上将。他跑到广场要看看他们；他先看女子，称赞她果然美丽，随后去看那个男子，他一下子认出了他。他行近前去，问他是不是普罗西达的詹尼。詹尼抬起头来认得是海军大将，便道：

“先生，我从前是你所提挈的人，但现在一切将完了。”

大将又问他，怎么会弄到这等不幸的地步，詹尼答道：

“因为恋爱和国王的愤怒。”

海军大将让詹尼详细叙述经过的情形，知道了一切的事实，正要走开，只听见詹尼喊着他道：

“先生，如果事有可能，请求国王给我们一个恩典。”

吕哲理问他是什么事。詹尼道：

“我知道我们就要死了，不过我背向背绑着的女子，我爱她胜于我自己的生命，而她也同样的爱我。我请求把我们改为面对面的绑着，使我死时可以凝视着她，安然离开这个

世界。”

吕哲理笑道：

“可以，我还要使你看她看得厌倦呢。”

海军大将离开时，吩咐行刑的人，非俟再接到国王的明令，不准作进一步的处置。他不敢迟延，直入王宫。虽然这时国王还是在愤怒，他却从容不迫的进言道：

“我王，你下令把一对青年男女，绑到市集焚毙，到底你受过他们什么损害啊？”

国王把事由告诉他，吕哲理接着道：

“他们的过失果应惩罚，但不应由你惩罚他们，因为有过必罚，论功行赏，不应该以恩怨或私情为转移，况且你知道你要焚毙是什么人吗？”

国王说他不晓得，于是吕哲理又道：

“我要你明白，你因一时的愤怒，失去了自己的理智。那个青年男子是难多福·普罗西达的儿子，也就是詹狄·普罗西达先生的兄弟，得了他的助力，你才得到本岛的王位。那女子是波加罗马琳的女儿，他的势力使依斯基亚岛永隶我王的版图。况且这两个青年人相恋已久，他们做这罪过（假使青年人的恋爱行为可以叫做罪过），是受恋爱的迫使，并不是有意要侮辱我王。你何故要他们死呢？论理你应该很欢乐的庆贺他们，重赏他们。”

国王听见这话，知道吕哲理断无虚词，觉得非常愧疚，不但收回惨酷的刑罚，而且深悔一时的糊涂。他即刻下令，把他们解绑，送到王宫。询问他们经过的情节以后，他决意用荣耀和礼物来补偿他们所爱的损害。他替他们预备最华耀的衣服，知道二人早已同意，就替他们举行婚礼，赠他们贵重的礼物，然后送他们回家。他们回到故乡，受亲族狂喜的迎接，一生过着和平愉悦的同居生活。

第七篇

提奥多罗和主人的女儿妙兰娣恋爱，致她爱孕，被判死刑，将押赴绞刑架执行的时候，被他的父亲认识，遂免于难，后来二人结婚。

女郎们听到两个恋人押去活焚的时候，都芳心忐忑，不寒而栗，后来听到获救，才都赞美上帝，恢复欢乐的情绪。女王见故事讲毕，命娜里达继之，娜里达怡然讲述如下：

美丽的姐妹们，当西西里在国王腓理摩统治时代，岛上的特拉巴尼城住着一个爵士，称为亚美里哥·亚巴地先生，他除了富有以外，又生了许多儿女，因此他不得不多用仆人。恰巧有热那亚盗船从亚美尼亚海岸载来许多沿途掳掠的孩子，他以为都是土耳其人，也就买了几个。那些孩子看来都像农家出身，其中有一个名叫提奥多罗的，生得容貌清秀，似乎出于较上流的血统。

这孩子虽是奴隶身份，事实上却和亚美里哥先生的儿女们一起长大。他不因现在的地位影响了天赋的美德，长得人才也好，举动也好，使他的主人非常欢喜。亚美里哥先生想他是一个土耳其人，就为他举行浸礼，取教名彼得洛，令他担负自己的事务，十分信任。

亚美里哥先生的儿女中有一个女儿名叫妙兰娣，是一个

美柔弱的女子。因为父亲迟迟不管自己的婚事，偶然恋起彼得洛来；但她虽爱他，虽承认他有高贵的风度和温雅的举止，却羞于启齿，不敢让他知道。然而恋爱终解脱她的烦闷。彼得洛大约而同，也常常在偷看她，并且倾心相爱，只有看见她的时候，才是快乐的一刹那。但他很怕人家知道，因为他想这是不法的行为，喜欢注意他的女子，不久发现了这个秘密，遂故意卖弄风情，使他知道自已亦有相悦之意，要增加他的信心。

这样过了许多时候，虽然双方抱着共同的愿望，却谁也不敢先向谁说起什么。但当二人同样被情火煎迫的时候，命运之神以为事情应该急转直下了，便大开方便之门，使二人打消了恐惧的心理。

在特拉巴尼郊外一英里左右地方，亚美里哥先生有一所别墅，他的妻子常常带着女儿和别的女伴到那里去消遣。有一个很热的夏天，她们又到那里，携着彼得洛同去，忽然天际起了浓密的黑云，像我们夏季时常遇着的景象。女主人和游伴恐被雨留在那里，连忙起身赶回特拉巴尼。彼得洛和妙兰娣都正在年轻，行得很快，一半是怕天气恶劣，一半也受着恋爱的驱使，竟把母亲和其余的人远远的丢在后面。当他们一路前行和后面的人几乎看不见的时候，突然来了几个响雷，接着就是一阵骤急而粗密的雹子。女主人和同伴急忙避入一间工人的家里。彼得洛和女子跑进附近一所破旧的草舍，里边无人居住。这草舍的屋盖只剩一半，二人争着避雹，挤成一堆，不免彼此接触。这接触增加了他们的精神，使他们敢于揭开爱的秘密。彼得洛首先说：

“如果能够这样子停留，我希望上帝，这雹不要停止才好。”

“我也喜欢这样呢。”女子道。

由这句话他们进而握手，更进而展开各自的臂膀拥抱，最终是热而甜的接吻，舍外的雹继续下着。这些事情无须详说的——这雹直浇到他们初尝爱果以后还未停止，他们约定了再会的方法。恶劣天气过后，他们未到近城的入口处等待母亲，就和他们一同回家。

他们在那里又幽会了好几次，彼此都觉得无限的快慰。但他们幽会的太勤了，不久，女子因之有孕，这真使他们不知如何是好。她用了许多方法企图坠胎，但这种违反自然的事儿，终难成功。彼得洛恐自己有性命之忧，想要逃走，先把这意思告诉她。但她一听此话，不觉凄然道：

“倘使你逃走，我必自杀。”

爱情方炽的彼得洛道：

“我的爱人，你怎么要我留在此地呢？你的妊娠很快就要宣露你我的秘密。你是不难得到宽恕的，但一切罪过，势必尽回于我之一身。”

“彼得洛，”女子答道，“我的罪过，当然的就要被人家知道了。至于你的，除非你自己说出来，我是断不泄露的。”

“你既允为我隐瞒，”彼得洛道，“我自然不去了，但须小心，不要失信。”

女子尽力遮掩妊娠的异态，但逐日肿大的腰身，终使她掩无可掩，不得不在母亲面前涕泣承认，并请求母亲的救助。母亲受了愁苦的袭击，发出很尖刻的言词，并要知道这是怎样来的。女子要保全彼得洛，只得隐藏事实，编了一派胡言对母亲说了。

母亲相信她的话，令她到一所田庄里暂住，免得被人知道，丑声四布。生产的时期到了，女子也和别的女人一样，发出尖脆的哀号声。女子的母亲想不到亚美里哥先生会跑到那里，因为这是绝对没有的事；但这天他鹰猎回来，恰巧从

那田庄附近走过，听见女儿的悲鸣，他惊愕中跑了进去，问是何事。那母亲见丈夫进来，凄然站起，把女儿失足的事情告诉他。但他不像妻子那样易欺，不相信女儿的胡言，以为事至怀孕，还不知男子是什么人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迫女儿必须实说。只有实说才能获得他的宽恕，否则让她惨死，绝无怜惜。

母亲要丈夫满意，也从旁劝导，但都劳而无功。他不觉大怒，拔出佩剑，走到女儿身边（此时她已生下一个男孩），愤然道：

“告诉我谁是这个婴孩的父亲，否则你须立刻死亡。”

为恐惧自己生命的危险，女子失了对彼得洛的信约，把他和她经过的事情一尽说出。爵士听见这话，志切复分，几乎要先把女儿杀掉。但他发泄了一下子愤气以后，骑上马，回到特拉巴尼，把彼得洛蹂躏自己女儿的事实对民政长顾拉多诉说了。无戒心的彼得洛洛于是被捕，严刑之下，供认了一切的事实。

数日后，民政长判定他的罪刑，是先行沿街鞭打示众，然后绞死。但亚美里哥先生的怒气不能以置彼得洛于死地为满足，他要使两个情和他们的孩子同时离开这个世界，因此，他配了一杯鸩酒，又拔出一把锋利的匕首，对一个仆人道：

“拿这两件东西去见妙兰娣，对他说，她须立刻自杀，服毒刎颈，任从选择。如若不然，我要把她在国人面前焚毙，这是她应得的。此后，再把那个初生的婴孩一头撞在墙上，尸体给狗儿吃去。”

这是一个为善不足为恶有余的仆人，接受了一个愤怒的父亲对女儿和孙儿的惨酷裁判，就起身去了。

彼得洛沿路受着鞭笞，押赴刑场，从一家旅店门口经

过，里面刚住着三位亚美尼亚的贵族。他们是亚美尼亚国王钦派的大使，将前往罗马，和教皇讨论关于组织十字军的重要事务，此时路经特拉巴尼，很受当地人的招待，特别是亚美里哥先生更执行得维勤维谨。当时他们听见行刑人押彼得洛从那里走过的闹声，便行近窗口观看。彼得洛裸着上身，两手反绑在背后。三位大使中有一位职位最尊贵的老人名叫芬纽。当他注视彼得洛的时候，看见彼得洛胸部有一大片红色胎痣，世俗妇人称为“莓痣”。看见这片莓痣，他猛然想起十五年前在莱亚梭海岸被海盗劫去的儿子，一别至今，了无音讯。他估量那犯人的年龄，知道如果他的儿子还在人世，也正和这人的年纪差不多。他开始想像，这生有莓痣的人或许就是自己的儿子，又想果使所料不错，他应该还记得自己的名字，父亲的名字，和亚美尼亚的方言。所以当彼得洛行近窗口的时候，他就叫道：

“提奥多罗！？”

彼得洛听见喊声，立刻抬起头来，芬纽用亚美尼亚方言问道：

“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你是谁的儿子？”监刑的军士为对这位贵客的表示敬意，暂时停止，于是彼得洛答道：

“我是从亚美尼亚来的，是芬纽的儿子；我是在儿童的时代被不相识的人带到这里的。”

现在芬纽知道此人确是自己的儿子了。他和同伴下楼来，跑到兵士当中，抱着他呜咽起来。他把自己身上一件质料最贵重的斗蓬脱下，披在儿子的背上，并请求行刑的人员暂缓执行，等候召他回来的命令。他们欣然答应。

芬纽已知道儿子被判处死刑的缘故，因为这传闻早已传遍各处了。他立即和他的朋友及随从人员往见民政长顾拉多，对他道：

“先生，你认为奴隶而把他判定死刑的人，实是一个自由民而且是我的儿子，他很愿意娶那为他而失去贞操的女子为妻。所以我请求你暂缓执行，容我们问问那个女子是否愿意嫁他，如果她也愿意，依法是应与开释的。”

顾拉多听说彼得洛是芬纽的儿子着实诧异。他有些愧赧，承认芬纽所说的不错。他立刻回家，请亚美里哥先生来，把详情告诉他。亚美里哥先生以为他的女儿和外孙已经死了，真悲痛不已，后悔莫及。但他仍遣人急赶到女儿那里，撤回前命。这人赶到那里看见先前遣去的仆人，把匕首和鸩酒，摆在她的面前；因她迟疑不决，正想强迫她速择其一。仆人奉到主人的后命，放下她，回见主人，将情形报告。亚美里哥先生听见女儿未死，好不欢喜，连忙往见芬纽。他向芬纽真诚道歉，请他原谅，乃至泪下，并说如果提奥多罗愿娶他的女儿为妻，他是很喜欢的。芬纽接受他的歉意，并道：

我也以为我的儿子必须娶你的女儿。如果他不要，让裁判依旧执行就是了。”

芬纽和亚美里哥二人同意以后，往见得奥多罗，问他对这事肯或不肯。他虽喜欢找着父亲，仍担心自己的生命，现在听说妙兰娣可以嫁他为妻，这一喜无异从地狱里跳进天堂，便说这是他意想不到的恩惠，只要他们二位老人同意。

他们再使人征询女子的志愿。她听见一切的事情，精神略为振奋，不再像待死的犯妇了，便对来说，就她本身的愿望言，世界上没有别的事比嫁提奥多罗这一件更为快乐的了；但她仍听从父亲一切的命令。

在各方和谐空气中，女子的父亲特备盛宴，为她行订婚礼，全城的民众都代为欢喜。女子此时快乐极了，把婴孩交保姆看顾，没有几天，恢复得比从前更加美丽。这时芬纽刚

从罗马回来，她特往拜见，用见父亲的敬礼向他致候。芬纽看见媳妇这般美丽，也甚欢喜，就为他们举行荣耀的结婚筵席，待她和自己的女儿一般。过后几天，芬纽带了儿媳和孙儿上船，同回莱亚梭，一对恋人度过恩爱幸福的一生。

第八篇

那斯达柔眷恋一个女子，罄其所有，不能获得女子的爱。他听从亲戚的劝告，到基亚西，在那里看见一个骑马的男子追逐一个女子，最后女子被杀，群犬争食。他请他的亲戚和所爱的女子到那里，同看那一幕惨剧。女子恐受到相同的命运，答应嫁他。

娜里达讲完，菲罗明娜受女王的命令，开始讲述：

姐妹们，你们既怜悯恋爱的人们，对于上帝严厉惩罚薄情人，一定也是赞许的。

我现在要讲一篇伤感略多欢乐较少的故事。

拉温那是罗墨那区一个古城，住着许多贵族和绅士，在这些绅士中有一个少年名叫那斯达柔·温尼斯底，因父亲和叔父相继逝世，产业由他继承，遂成巨富。恋爱是未婚少年应有的事，他爱上了包洛·特拉威沙罗的女儿，论这女子的身世，确比他高贵，而他希望用他的行为取胜。但不论他的行为如何高明，如何巧妙，总不能得她欢心，反而使她不悦。她这样苛刻，这样不从人意，又这样不讲交情，大约因为她具有盖世的姿色，不然就是因为她也身高贵的门阀，致使她轻视他，甚至侮蔑他所喜欢的一切。

那斯达柔有些不能忍耐了，愁肠百结，几次想要自杀，但到了实行时又有些害怕。他又想要离开她或转而憎她如她之憎他一样，但结果亦属徒然，因为他的希望愈渺茫，他的爱情愈炽烈。

这少年狂热求爱，浪费无度，他的亲戚朋友觉得他快要身体和财产毁灭了，屡次劝告他离开拉温那，到别处小住些时，减轻无益的热情和消费。那斯达柔初时以为这种劝告近于嘲笑，但也不敢说出“不”字，后来因亲友不断的请求，勉强答应了。他准备周密，像要到法兰西、西班牙或其他远方似的，骑上马，由他的朋友伴着，离开拉温那。行到离开拉温那三英里左右的基亚西，就把帐幕张盖起来，告诉朋友他要在那里小住，请他们回拉温那去。那斯达柔在此处仍过着奢侈生活，午餐和晚餐常邀请各色人等参加，和在家时一样。

此时正是五月初旬，天气甚佳，他开始想象那薄情的女子，叫仆人离开，让他独自沉思默想，正在想得出神的时候，不觉独自步入一座松林。他深入树林约半英里以上，时间已近晌午，完全忘记了饮食和别的事情，突然间听见一个女人发出急激哀号的声音。他从幻想中惊觉过来，抬头一看，见自己置身松林内，颇为惊奇。再定睛看时，只见一个美丽的女子，直向他的面前跑来，寸丝不挂，头发蓬乱，全身带着许多被荆棘和杈丫刺破的伤痕，一面跑着，一面哭喊着求恕。再看她旁边有两只狞恶的巨犬，向她穷追，常常突然咬她一口；她的后面，有一位骑着黑马的爵士，脸上带着幽忧愤激的神气，右手执着一把长剑，屡次发出恐吓的危词，要把她处死。

那斯达柔又惊疑又恐惧，很同情那个可怜的女子，如果他有能力，必定拔刀相助，使那女子免受这样的苦楚。但他

看看自己未有武装，遂从树上折下一条很粗的树枝，当棍棒用，踉跄着向爵士奔去。那爵士很远就看见他，叫着他道：

“那斯达柔！不要多管闲事，让我和狗惩罚这邪恶女人应得的罪过。”

说时，那两只巨犬已咬着女子的臀部，将她拖倒，爵士也从马上跃下。那斯达柔到他跟前道：

“你似乎认识我，我却不知你是何人；但我告诉你，一个武装的绅士要杀死一个裸体的女人，真是可耻的事，况且曠犬追逐，直看她和野兽一样。我必须尽我的力量保卫她。”

爵士道：

“那斯达柔，我是你的同乡，人家叫我维多·亚那斯大宜先生，当你还是婴孩时候，我就眷这个女子，比你现在爱你的特拉威沙罗氏更为深挚。但因为她的薄情而骄傲，使我感觉失望，就用我手里这把剑自杀，我也因此（自杀）判入地狱。过了不久，闻我死讯而欢喜欲狂的她也死了，并且死而不悛，以为生平多行善事，并无罪过；但卒因为她的冷酷无情和对于我的幸灾乐祸，也被判入地狱。她入地狱以后，上帝又判定我们的刑罚，叫生前爱她的我，逐日追逐她，应视她为不共戴天的仇人，而非热恋的女人。每次我执着她并须用我自杀的剑把她杀死，把她剖腹，掏出她那怜悯和爱情不能感动的狠心，连她的脏腑，给那两只狗吃。我们这样执行上帝的裁判，不须许久，她就可以若无其事的爬了起来，如未经死过一般，并须再行奔逃，而我和狗也再行追赶。每礼拜五到这时辰我总在这里追打她，杀掉她。其余的日子不要以为我们休息了，不过在别的地方执行这一套而已。我现在被判执行这种工作，易恋人为仇人，每日追着她，要等到行刑的年数和她薄情待我的月数相等，才得了结。现在让我执行神圣的裁判，不要作无益的反抗。”